



一個飛行員的道路

米·伏陀庇揚諾夫著

原書名 ПУТЬ ЛЕТЧИКА
原著者 М. В. ВОДОПЬЯНОВ
原出版者 Географгиз Москва 1953

一個飛行員的道路

著 者 蘇聯 米·伏陀庇揚諾夫
譯 者 一 之 羽 輝 合譯
出 版 者 光 明 書 局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一號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印 刷 者 新 中 央 印 刷 所
(上海康定路一五六號)
經 售 者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字數 202300字 開本 787×1092 1/25 印張 15 $\frac{1}{25}$
1964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18,050冊
定價 11,800 元

一個飛行員的道路

米·伏陀庇揚諾夫著
一之 羽輝 合譯



光明書局出版

內 容 提 要

這是蘇聯英雄伏陀庇揚諾夫的一本自傳，敘述他一生的經歷。他出身於一個貴族家庭，在十月革命的光輝照耀下，成了個出色的飛行員。為了他在極困難情況下拯救了舉世聞名的契留斯金號上的北極考察工作人員，他榮膺了「蘇聯英雄」的稱號。他是世界航空史上第一個駕駛巨型飛機在北極冰地上降落的人。本書所敘述的一切事物，都是蘇聯偉大社會主義教育和高度愛國主義的有力明證。

目 次

第一 章

童年 五

我是飛行員 一
在遠東 三

嚴重的失敗 五
元 四

第二 章

援助契留斯金人 六

北極飛行 六

第三 章

『領航員的幻想』 六

穿過霧層和暴風雨

三五

起飛前

三六

北極大門

三七

在魯道爾夫島

三八

北極

三九

冰塊上的十六天

四〇

報告

四一

第四章

重臨北極

四二

接回過冬者

四三

爲了祖國

四四

第一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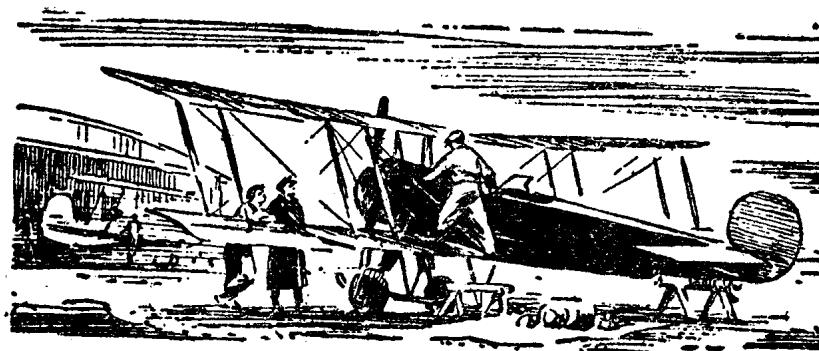
童 年

我於一八九九年出生在前沃龍涅什省里配茨克縣司徒仁基村的一個貧農家庭裏。全村居民（包括我的雙親在內）幾乎都是不識字的。

雖然司徒仁基村離開里配茨克縣很近，可是農民中沒有人到縣城的戲院裏去，也沒有人到夏季每天晚上都演奏着管絃樂的公園裏去。這一切都是預備着給『老爺們』消遣的，他們從俄羅斯各地會合到里配茨克來，用著名的里配茨克的沼泥醫病。

『老爺們』一面在平靜的、澄清的沃龍涅什河上蕩船，一面欣賞那分佈在小山和彼得洛夫斯基大池塘沿岸的景色如畫的縣城風光。

縣城的最高處有一座大教堂，我和祖母時常到那裏去祈禱，



聽教堂裏的合唱。道路從教堂廣場，貴族街，山上公園下降到山下公園。在道路中間，至今還聳

立着一座爲紀念彼得一世來到我們縣城而建立的三稜尖塔，在山下公園先前曾保留着一個鍛鐵

場，彼得一世曾在那裏向當地居民表現自己的鍛鐵本領——他在此地打好過一個馬蹄鐵。

在山下整年有泉水噴湧的地方，建造了一座小教堂。泉水就打從這裏流過。每一個從外地來的人或過路人都可來喝『聖』水，這當然是要付一些錢的。

冬天，縣城就變成一片寂靜。只有商人們的宴會和教堂的禮拜行列點綴着市民的生活。
……當父親和祖父吵了架，父親決定從故鄉搬走的時候，我還不到八歲。當時我們一家走了
一個很長的旅程。

我們乘車到西伯利亞，在塔什德住下。父親找到了車站上搬運工人的工作。起初一切都還不
差——我們在郊區租了一間木造的小浴室，住在裏面幾乎和住在農舍裏一樣舒服。

可是不久，完全出乎意料地父親被抓去了。母親孤單單地同我和不滿一周歲的小妹妹丹娘留
在他鄉。

我們一些也不知道父親的命運。母親時常出去做散工，在火車快進站的時候，把自己做好的
小餡餅拿到車站上去賣，我看見小餡餅就垂涎欲滴。我們以前的生活是窮生活，現在則簡直是
苦生活了。

過了一年，送來了一封父親從伊爾庫茨克監獄裏寄出的信。真怪，雖則父親不識字，這封信
却是父親親筆寫的。

答案就在這封信裏面。父親寫道，他和『政治犯』關在一起，『政治犯』教會了他識字，他邀母親到他那裏去會面。

母親立刻準備好，帶了小妹妹到伊爾庫茨克去。她們出發後的第二天，我們的鄰居，梅德凡捷夫爺爺和一個我不認識的陌生人來到我們家裏。

『你的媽媽在家嗎？』梅德凡捷夫問我。

『不在家，到父親那裏去了。』

『我們來雇你去給這位叔叔當趕馬人。』

『你幾歲？』陌生人問我。

『九歲。』

『你會趕馬嗎？』

『我會，在村子裏的時候我就會趕馬了。』

『你願意到我那裏去嗎？你的工作是運送砂土。人家搬出來的砂土，你把它運到指定的地方去，倒砂工人會幫你把砂土倒出的。這就是你的全部工作。工錢是五個盧布，還有飯吃。』

『五個盧布，還有飯吃！……』我高興極了，立刻就答應下來。我請梅德凡捷夫爺爺轉告母親我去的地方，然後就和老闆出發去運砂土。

工作實在並不繁重，可是早晨四時就得起身。每逢節日，我還得照看老闆的兒子。我工作很滿意，只是很想念母親。我擔心，她有沒有從伊爾庫茨克回來。

有一次我到礦地去，看見我的母親站在那裏，手裏拿着一雙皮靴。我高興得眼淚也流出來了。

『別哭，好兒子，』母親說，『你瞧，我給你帶來一雙多麼好的新皮靴，我花了四個盧布呢！』

我是多麼高興啊！可是我們的會面是短短的，我又孤單單地和陌生人留在一起。

秋天，老闆把我解雇了，可是沒有付足我的工錢。此外，他又扣了四個半盧布的衣服錢——一件破馬甲和一些破布。結果祇拿到七個盧布。一個工人替我向老闆去講，然而老闆沒有增加一個哥比。

我把錢塞在包腳布裏，預防在路上被偷了去，然後乘車到塔什德。我記得怎樣我一到車站就趕回家去。在家門前我就把鞋子脫下，從包腳布裏把錢取了出來。

當我闖進房間的時候，母親正在烘着小餡餅。我沒有問好就鄭重其事地把錢交給了她，誇耀地說：

『如果老闆不剋扣我的錢，我帶回來的錢還要多呢！』

我的歸來使母親很為滿意。她一個人過日子很困難：既要出去賣小餡餅，又要照顧小妹妹。

不久我就進了學校，可是上學時間並不久：西伯利亞突然冷了，而我沒有禦寒的衣服。

春天到了。我好幾次看見判決苦役的囚犯們在公路上走着。他們帶着镣銬，疲乏不堪，時常跌倒，可是押送兵還是打他們，逼他們向前走去。

有一次發生了騷動。押送兵趕着一大隊的政治犯和刑事犯。那一隊的囚犯們用着一個方法把

押送兵解除了武裝，逃跑到大森林去……

夏天，母親又到父親那裏去，於是就開始了我的無拘無束的生活。我和朋友們在深晚都還閒蕩着。我們捉魚，到森林裏去，玩羊蹠骨遊戲^①。那是夏天的日子，可是我們還是嫌它短……

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一樁我終生不忘的事情。

在圍繞塔什德四周的大森林裏，已經出現了蘑菇。漿果還有着。在密林裏漫步是我們最高興的一樁樂事。此外，採到了一桶漿果還可以換錢。

有一天，我和朋友們在小徑上走着，突然聽見了一個人的呻吟聲。我們中間的兩個人一嚇就奔回家去了。我一面壯着膽子，一面向留下的兩個人建議說：

『我們看看去，誰在那裏呻吟着。』

我們站立了很久，沒有決定走過去。呻吟聲音又響起來了。我們壯起了膽子，爬進密林去。地上蟠曲地躺着一個帶着鐐銬的人。一羣小蟲密集在他的臉上。

『一個逃犯，』維嘉·沙莫夫低聲說。

囚犯用着好像視而不見的目光望着我們。我們是否會告發他，他似乎覺得都無所謂。

我走得近些，膽小地問他：

『叔叔，你是逃走的嗎？』

他沒有回答。後來，好不容易捲轉舌頭說：

① 這是一種小孩玩的遊戲，用五個羊蹠骨向上拋去，然後用手接住，故有此名。

『我要喝水……』

這時候，我們完全不嚇了。一個要救活這個人性命的新的責任感，代替了恐懼的念頭。他的命運就在我們的掌中。只有我們能夠救活他或是毀滅他，當然，我們不會選擇後一條路。

安特萊卡是我們中年紀最長的一個，他立刻打發我到森林間的湖裏取水去。

當我帶了一小桶混濁的，帶綠色的水回來的時候，那個逃犯已經被扶到用樹枝和青苔所做成的草墊上面。這時候我才看見他滿脣是血。小朋友們用自己襯衫的一塊一塊的布把受傷者包紮起來。安特萊卡想把我的一桶水拿去給他喝，我對此却不能同意：既然是我到湖邊去取水，而且在路上跌了一交，把水潑翻，帶了回來，那麼我就有權利親自給受傷者喝水。

從我把水放到他嘴唇邊的那個時候起，我們好幾天就沒有分離過。

我至今還很難過，那時我年紀太小：懂得太少，忘掉太多。我記得我用樹枝搭了一個草棚，燃起篝火，採漿果，採蘑菇，有一次居然為受傷者煮了一碗蘑菇湯，這在我自己也是很不容易地試來煮好的。

我們暢快地講了許多話。受傷者問起我的生活，我的家庭。有一次我鼓起勇氣向他提出了一個直率的問題：

『您為什麼給人家捉了起來，彼佳叔叔？您殺了人還是偷了人家的東西？』

他只是微笑了一下，然後告訴我，他從沒有偷過東西，也從沒有殺過人，他被帶上镣铐，和許多帶上镣铐的其他的人一樣，是為了他們要改變制度：剝奪富人的土地和工廠，使所有老百姓

都過着幸福的生活。

我屏住了氣聽他的講話。從來還沒有人和我講得那麼認真，那麼熱烈……受傷者很快地復原了。我們最初發現的嚴重情況，一半由於傷勢，一半由於饑渴。安特萊卡和維嘉從城裏帶來了食品。我們只擔心着一樁事情：必須把犯人解除鎗銬，並且要為他取得一身合適的衣服。

我們用了非常機智的方法，終於在城裏弄到了一把鎗刀。後來，又取到了靴子、便帽、短上衣、褲子。拿來了剪刀，逃犯就整齊地修翦了鬍鬚。解除了鎗銬，穿好了衣服以後，他看來是一個年紀約在四十左右，又漂亮又端正的男子。

『完全不像一個囚犯！』安特萊卡高興地說。

『我只要到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就行，』受傷者說。『我有朋友在那裏。他們還可弄到身份證，暫時會把我隱藏起來的……』

分別的時間到來了。我們在松柏的密林裏熄滅了的篝火旁邊站着。我們不願就和充滿着驚慌和激動的日子分離。羊蹤骨遊戲和樹林裏的散步已經不能吸引我們的興趣了。

『親愛的小朋友們，』我們的朋友在分別的時候說道，『我永不會忘記你們的。可是我希望你們也要記得我。現在帶着鎗銬的人們勝利的日子是一定要到來的。那時你們的年紀要大些了，也許，甚至將因為曾經幫過我的忙而引以自豪。謝謝你們，我親愛的同志們。』

*

*

*

許多年過去了。當時篝火旁邊不平常的談話已因年久而逐漸從記憶中消失，可是就在目前我好像在我眼前還看見那個草棚，我的小朋友們留神傾聽彼佳叔叔講話時的面貌……他的講話中有着某一種的力量，因此我們孩童的心靈就異乎尋常地激動起來了。我們第一次才知道，在我們國家裏有着不顧自己生命危險爲反對壓迫人民而鬥爭的人們。

我是飛行員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把里配茨克的商人和貴族垃圾掃除一清。回到家鄉以後，我第一次聽見了『布爾什維克』這個字。當然，那時我還很不懂得這個字的偉大意義。我的老鄉的兵士們，從前綫回來，稱里配茨克的富人爲資本家，稱官員和貴族爲立憲民主黨員，自稱爲布爾什維克……在靠近里配茨克的大廣場上，建立起來了航空部隊——『伊里雅·摩洛梅茲』轟炸機營。我被吸引到飛機場來了。每天我站在飛機場大門口，看着少數飛機的起飛。我想要加入這個部隊。我走到里配茨克軍務處去。他們向我說：

『如果你要加入紅軍，那麼你就簽一個名，同意至少服務六個月。』
就是六年我都願意簽名。

一九一九年二月七日，我加入紅軍當了一個志願兵。

⊕ 一種重型轟炸機的名稱。

……『伊里雅·摩洛梅茲』是俄羅斯飛機設計家的傑作。華西里·安德烈阿諾維奇·斯雷薩萊夫——尼古拉·葉哥洛維奇·茹柯夫斯基^①的天才學生——首先想出這個計劃。他說：

『飛機上天的時候已經到來了。』

俄羅斯航空科學奠定了建造重型飛機的基礎。因此，這種飛機終於在俄羅斯建造起來了。外國亦會試過要建造這種飛機。這就是英國的『享利·不琪』號飛機和德國的『荷塔』號飛機，在品質方面遠不及我們的『伊里雅·摩洛梅茲』飛機。

這架大飛機的體積，它的許多馬達、它的巨大的客艙、四面都是玻璃的駕駛室、駕駛盤、機槍手射擊台，以及許多其他東西，都使我驚愕萬分。

在內戰時期，紅軍飛行員曾經勇敢地在這些飛機上和武裝干涉者及白衛匪軍作戰過。這些飛機常常帶着被槍彈打成像蜂窩的翼子飛回。

我幾乎沒有離開過飛機場，總在修理着戰鬥機。我興奮地看着飛機起飛，幫着駕駛員在起飛時把飛機在地而滑跑，和翼子並排跑着。在這個時候，我的腦海中產生了一個大膽幻想——學會航空。

我把這樁事情和機械師們商量，可是他們只是搖搖頭：『小伙子，要學航空你的教育程度是

① 尼·葉·茹柯夫斯基（一八四七—一九二一）——俄羅斯偉大學者，現代流體力學及氣體力學奠基人，被稱為「俄羅斯航空之父」。

不夠的。」然而我靠着他們的幫助，開始學習——起初學習語文，後來學習算術。同時學習駕駛汽車。

自從消滅弗蘭格爾以後，我們的部隊被調到莫斯科來了。可是我在這裏服務並不長久。過了幾個月之後，我被調到列寧格勒的第五十獨立偵察隊服務。

一九二一年我復員了，回到莫斯科，開始當司機。然而我沒有放棄學航空的念頭。不久，有人介紹我到莫斯科飛機場去工作，我開始修理飛機發動機。著名技師費多爾·伊凡諾維奇·葛羅歇夫是我們工作隊的隊長。

工作很滿意，朋友也都合得來。半年之後，我當了工作隊長。

一個夏天的某日，我把修理好的一個飛機發動機裝在著名飛行員阿帕里那利·伊凡諾維奇·唐麥歇夫斯基的飛機上以後，便請求他在試飛的時候帶我上飛機，代替那個隨航機械師。

阿帕里那利·伊凡諾維奇凝視着我：

『你很想飛行嗎？』

『很想！』

『那麼很好，我們就飛。』

這架飛機是一架客機。阿帕里那利·伊凡諾維奇坐在左面，我坐在右面，坐在隨航機械師的座位上面。

起飛時，飛機在跑道上滑跑。飛行員開足油門，急劇地把駕駛盤從身邊轉過去，然後飛機就

迅速地向前飛去。

幾秒鐘以後，我們在天空中了。

在三百公尺高度的時候，阿帕里那利·伊凡諾維奇在飛機場上面打了一個轉，就向克拉斯那亞·濱萊斯涅亞飛去，再從那裏向塞爾浦霍夫飛去。

發動機情況很好。飛機上有兩個駕駛器。第二個駕駛盤就在我的面前。

我仔細地注視着飛行員的正確而又穩定的動作，我一心希望要抓住那另一個駕駛盤，把腳放在腳控制的踏蹬上，駕駛着飛機向前飛去。

天氣晴朗，視度很好。左面是鐵道。

顯然，阿帕里那利·伊凡諾維奇在我眼色裏看出了我想駕駛飛機的意思。他的頭向駕駛器點了一點，喊道：

『抓牢！』

我的兩隻手有生以來第一次碰着駕駛盤，兩隻腳踏着踏蹬。唐麥歇夫斯基指出方向，教我循着左翼下面的鐵道飛行，然後他放下駕駛盤，兩腳離開踏蹬。

現在飛機飛行着，只聽從我一個人的意思。

起初飛得很好，可是後來飛機頭部不知怎的向上豎起，飛機朝上飛了。我恐怕機身的位置變動過大，因此便開始慢慢地把駕駛盤從身邊轉過去。

飛行員微笑起來了。